



納吉賓短篇小說選

作家出版社

納吉賓短篇小說選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納吉賓短篇小說選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24) 字數：263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11 3/8 插圖 6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1000

定價 (6) 1.25 元

本書出版說明

猶利·馬爾科維奇·納吉賓 (Юрий Маркович Нагибин) 是一位年青的蘇聯短篇小說作家，一九二〇年生於莫斯科，中學畢業後，他進入國立全蘇電影專科學校的電影劇本系學習。衛國戰爭期間，納吉賓起初是在沃爾霍夫方面軍的報社工作，後來在沃龍涅什方面軍的一個集團軍政治部擔任指導員。他曾受過震傷，傷癒後，擔任勞動報等幾個中央報紙的軍事記者。

納吉賓是一九四〇年開始文學活動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發表在星火雜誌上。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前線來的人一九四三年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後來會連續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說集：偉大的心靈（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兩種力量（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德聶泊河上的近衛軍戰士（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四五年）、生命的種子（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制高點（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納吉賓短篇小說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五三年）、戰爭的故事（軍事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冬天的橡樹（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納吉賓還寫過一個電影劇本康拜因機手。

收集在這本書中的共有十八個短篇，是作者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除冬天的橡樹與烟斗譯自星火小叢書一九五三年二十一期，蘇聯拳擊家譯自國際展望雜誌法文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号、兒子譯自星火雜誌一九五五年第二期外，其他各篇都是根據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的納吉賓短篇小說集（Ю. Харбин.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г.）和星火小叢書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石門坎翻譯的。其中有幾篇曾在人民文學、譯文、國際展望（中文版）上發表過，此次出版前均經過譯者校訂及修改。

本書插圖係根據冬天的橡樹（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中的插圖複製，插圖作者為庫爾尼蕭娃。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

目次

瓦甘諾夫(張孟恢譯).....	一
翻譯員(高植譯).....	一四
廣播兵(秦順新譯).....	三一
通信兵瓦西里也夫(琳德譯).....	四九
我們四個人(李未青譯).....	五
康拜因机手(陳文質譯).....	一〇〇
晚秋(陳文質譯).....	一〇〇
勝利者(莫岩譯).....	一三九
苏联拳擊家(孟鞠如譯).....	一六三
烟斗(張鉄弦譯).....	一八五
冬天的橡樹(伊信譯).....	二三一
高瑪洛夫(伊信譯).....	二四五
老烏龜(伊信譯).....	二五五
上学(伊信譯).....	二六八

夜裏 (伊信譯)	二六三
石門坎 (伊信譯)	二六四
下去，到地方啦	三三
兒子 (伊信譯)	三七

瓦甘諾夫

「這是去年的事，那時候瓦甘諾夫還跟我們一起打仗。」司務長格里申說。

「尼基福爾·伊格納啓奇，現在瓦甘諾夫在哪兒？」騎兵連的兒子，十五歲的騎兵柯里雅·康特拉金可夫問。

格里申那張彷彿剝去了一層皮的瘦臉，現在顯得很和藹；喝湯喝得濕濡濡的鬍子，掛在嘴唇上。

「阿遼沙·瓦甘諾夫在咬敵人的喉管。他真是一條猛獸，不像咱們這夥人。他打起仗來很特別……」

「不是說瓦甘諾夫在阿爾希波夫斯克給打死了嗎？」我說，但我碰上格里申的難看的眼色，就沒往下說了。

「唉，中尉同志，你還年輕，說出這種話來！……難道阿遼沙·瓦甘諾夫會讓自己給人家打死？這全是爲了軍事秘密才安排出來的。」

格里申那匹卡巴爾丁種的高頭大馬，提起牠那被繩子纏住了的腿子，朝主人走來，牠那薄薄的敏感的嘴唇，舐着他的耳朵。

「別淘氣，小鬼……」

格里申用手肘撐着地，轉了個身，把這匹馬的柔軟的嘴唇抓住，搖了一搖，又放開了。馬嘶叫了幾聲，露出粉紅色的牙床和沾着綠草殘渣的白色門牙。

『中尉同志，你在咱們這裏不過幾天。』格里申竭力做出客氣的樣子，把話說下去，但他的眼睛裏，却顯露出壓抑着的憤怒。『我教過瓦甘諾夫騎馬。就是騎這匹「刺兒頭」。我沒有洩漏軍事秘密的權利，不過我还是要說：阿遼沙在德國境內打仗，打敵人的背脊骨，給咱們掃清道路。就這麼回事。』

格里申撥了撥快要熄滅的柴火堆，取出一塊炭火來點煙草。這種馬合煙是他家裏寄來的，煙味非常強烈。我的眼淚都給燻出來了，柯里雅·康特拉金可夫也給呛得不斷咳嗽。格里申用手拍了拍他那狹窄的小孩子的背。

『忍住吧，老弟！你算個什麼騎兵呀，連煙子也受不住！拿去，抽一口吧。』
康特拉金可夫使勁睜着眼睛，用兩根指頭夾着煙斗。一股像細細的流水般的輕煙從煙斗裏冒出來。他歪着嘴唇笑着。

『瓦甘諾夫抽煙嗎？』他問，那模樣很像有決心抽一口似的。

『瓦甘諾夫可不讓自己幹任何壞事情。』

『我也要像瓦甘諾夫那樣，』那個騎兵連的兒子趕忙說。

『抽吧，反正你學不了他。當然，你自己要是好好下些工夫，你會像格拉德基那樣，會像我這樣。瓦甘諾夫生下來就是瓦甘諾夫。我們是普通人……』

格里申的話，听起来好像有這樣一種信心、這樣一種信念：瓦甘諾夫還活着的，我自己不過是渺小的人。

瓦甘諾夫是在阿爾希波夫斯克對敵人防線進行正面突破時陣亡的。他一心想追擊敵人，就鑽進敵人佔據的一座村子。跟他一起的，還有一位同志。他們本來可以脫身的，但是那位同志騎的馬給打死了。他還沒有來得及站起來，就被德國鬼子捉了去。瓦甘諾夫轉回去，打算和他死在一起。他不顧死活地廝殺着。他死了以後，渾身都是刀傷，一輛坦克还用履帶打他身上輾過去。瓦甘諾夫就這樣被弄得不像個人樣兒，誰也沒法子認出他。過了一個多鐘頭，巴希洛夫少將親自率領着第五騎兵連，攻進了那座村子。巴希洛夫是瓦甘諾夫的義父，只有他才把瓦甘諾夫認了出來。巴希洛夫的臉色蒼白，可怕地皺着痛苦的眉頭，眼睛顯露着茫然的神情，他跪下來，吻了吻兒子那張不成形的嘴。他把身上的斗篷大衣脫下來，小心翼翼地，彷彿怕驚醒他似的，蓋在瓦甘諾夫的身上。

那村子的尽头還有槍响的聲音，一羣德國鬼子據守在教堂的地下室裏。巴希洛夫站起來。他把手舉了一下，指着教堂說：

『替咱們的同志報仇……』

大家以軍禮埋葬了瓦甘諾夫，可是過了幾天，旅裏又流傳着一個傳說，說他还活着。最奇怪的是這個傳說來自第五騎兵連。像格里申這種既不信神又不信鬼的老戰士，以及那些熱愛瓦甘諾夫的輕於信人的年輕人，都相信這個傳說。傳說變成騎兵連的真事，旅裏的真事，——他們都不願知道別的。

有一次我看見了瓦甘諾夫。巴希洛夫將軍的騎兵部隊突破了敵人頑強的防線，我和我們戰地報紙的其他幾位記者一起，也被『投進』这一次的突破裏。完全可以預料，這裏大家都沒工夫管我們。從中午起，我們就陷在前線附近的一個村子裏白受罪。

我在村子尽头一所又寬大又乾淨的房子裏住下來。老主婦拿了用紅軍戰士的鋼盔盛着的熱騰騰的嫩土豆、火壺、裝着『格諾波爾』汁的茶壺。在砲火底下過日子的前線附近的村莊，顯着呆傻的順從模樣，牲畜廐裏空空的，雞欄內見不到一隻雞，那窮困雖然平常，但總是有一種很委屈的神情。這些村子的生活源泉，就是來來往往的部隊，兵士和軍官，他們隨身帶着生活的希望與氣息，帶着經常吃的豌豆湯與混合脂肪。

我把自己的儲糧拿出來，請老太婆來吃。但她要一份『乾糧』，她拿去之後，就躲到爐炕背後去了。我蹲在窗子邊，開始喝着微帶綠色的茶，這茶的顏色和味道，很像是一劑藥。

窗外長着一株白樺樹。它已經被迫擊砲彈劈成了兩半，那黑黑的枯萎的一半，已經死去了；另一半傾斜着，彷彿要倒到地上似的，但是還長着清新的綠油油的葉子。這株白樺樹下，有一夥人坐在條椅上：一位是坦克兵，穿着油污的工作服，拿了一只帶舊皮帶的手風琴；一位是長着亞麻色頭髮的工兵；另外還有兩位面孔紅紅的汽車司機，他們雖然洗過臉，可是太陽穴和頸脖子上還留着黑黑的污垢；也有幾位穿花衣裳和套鞋的姑娘。這幾位姑娘一走上場子，就脫掉套鞋。跳了一陣，又把套鞋穿上，然後再退到一旁。那個長亞麻色頭髮的工兵，是騎兵中跳得不壞的一個。但不知是奏手風琴的人沒有熱情呢，還是這些跳舞的人沒有勁兒，舞蹈裏感覺不出氣魄來，顯得很拘束，毫無生氣，

彷彿在盡義務似的。

老主婦的女兒走過來，懶洋洋地坐在窗口邊的條凳上。她有一張大大的、漂亮的臉蛋。彷彿她覺得自己的美麗是一種負擔。從她那微微下垂的肩上，那比臉頰和額頭還要黧黑的沉甸甸的眼瞼上，顯露着疲乏的神情。

『你爲什麼不跳舞？』我問。

『不高興跳！』她答道，連頭也沒有轉一轉。

她把那些在蔓草叢生的墓地上跳舞的人瞷了一眼，那裏長着三株像在牛奶裏洗過澡一樣的暗白色的菩提樹。

右邊，這村裏一條寬闊的街，好像一條大馬路。街口附近，有一個天藍色的大水窪，一部斯蒂倍克牌汽車陷在水窪裏，嗚嗚的嘶叫，活像一羣嗡嗡叫着的小蜜蜂。兩個騎馬的人涉過水窪，向村子走來，那馬轉了個急彎，就在我們這座房子門前停住了。

兩人中個子矮小的一個匆匆忙忙把韁繩扔給他的同伴，挪動一雙又粗又肥的腿子，搖搖擺擺地朝門走去。手風琴突然掉到地上，嗚啊一聲把人吓了一跳；那位坦克兵跳起來，敬了個禮。蹲着的那位長亞麻色頭髮的工兵，也像彈簧似的一下子站了起來。

『休息吧，休息吧！』那肥胖的騎兵咕嚕說。

門洞裏的泥土地上隱隱約約响着他的脚步声。門打開了。於是我看見巴希洛夫將軍的紅紅的面孔，怒冲冲的眼睛，矮小的、向前傾斜的、威嚴的身子。

我站起來。

『你是誰？』巴希洛夫很不滿意地問我，好像放槍似的。

『戰地報館裏來的。』

『是作家，』他露出黃黃的大牙齒，微笑了一聲。『去吃东西吧，作家。』

『我可以走嗎，少將同志？』

巴希洛夫的憤怒的眼睛脹得紅紅的。

『我說過叫你去吃东西！如果你妨礙我，我會趕你出去的！』

隨後他就穿着天藍色的棉毛衫和褲縫上有兩根紅條的制服褲子走出去。他彎着身子，把頭放在洗臉罐的活塞下面，開始沖洗他那特別肥碩的後頸，一面哼哧哼哧的叫着。他那樣子彷彿是對什麼事情不滿，心裏很生氣：這也許是水不夠涼，也許是洗臉罐老不願放出水來……

門打開了，那個和將軍一同到來的高個兒騎兵，猛的闖進房內。像瘦削的翅膀般的氈斗篷的大襟，給門框鉤住，前襟揚了起來，於是那小伙子如同一根蘆葦般的細長身子，在這好像洞穴樣的氈斗篷裏顯露出來。

『利亞勃契克●的脛骨上有一處擦傷，少將同志！』他高聲地說。

『我怎麼對你說的？快把車前草敷上去。』

『敷過了，少將同志！』小伙子愉快地笑了一笑。

將軍用粗紗毛巾狠狠擦着面孔和脖子，同高個兒騎兵一起走到爐炕後面去。我聽見他們低低的

談話聲。

『我現在真替你担心，阿遼沙。你太性急啦！』

这好像把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温暖都聚集起來的聲音，很是使我吃驚。幾分鐘前我还聽見巴希洛夫的低嗓音咕嚕咕嚕的，彷彿有什麼不滿，難道講這話的人就是他，還是另外什麼人悄悄到這裏來了。

『你怎麼的，爸爸！告訴你，子彈打不着我！』

『打不着』，『打不着』……還是得小心，我就是你這麼一個。』那嘶啞的聲音有些顫動。

這種隱藏着的溫存，嚴厲的人內心裏一種平常的溫存，在巴希洛夫身上我覺得是很奇怪的。巴希洛夫是騎兵部隊裏最驍勇的勇士之一，大家都尊敬他，但誰也不喜歡他。他具有一切能使部屬把心交給指揮官的品質。他這人鉄面無私，很關心別人，很公正，決不吹毛求疵。戰士們覺得，無論待在什麼地方，都不如待在巴希洛夫的旅裏好。但他是一個孤僻的、面孔冷冷的人。據說在戰爭開初的幾天，巴希洛夫就失去了家，看來這大概是事實。

將軍收留瓦甘諾夫是在波爾塔瓦省，當這旅人突圍的時候。瓦甘諾夫睡在大路邊的一條溝渠裏，把頭枕在硬硬的拳頭上。他身邊放着一件奇怪的自己製造的武器：裝在一根又粗又長的棍子上的菜刀。他在睡夢裏一面發抖，一面啼哭。當將軍的手剛剛觸摸着他，他一下子跳起來就去抓武器，睡醒過來的眼睛閃着兇狠狠的光芒。原來他是在等待德國鬼子。他等了兩天兩夜，最後支持不

住睡过去了。他的母親和姊妹，給敌人的炸彈炸死在家裏，當時他爲了更清楚地看見轟炸，就躺在菜園子裏。這孩子很不願意說話，每句話都彷彿不得不用鉗子夾出來。

『這小伙子會白送命的，』副官對將軍說。『好不好咱們帶走他？』

將軍沒有答話，只是皺起眉头摸着他那硬戳戳的鬍子。這時那孩子用暗白色的、充滿着熱情的眼睛，大胆地直望着將軍的臉說：

『你們要逃跑——你們逃吧！我非把法西斯分子打死不可！』

『傻瓜！』將軍說道，那和藹的態度使副官也吃了一驚。『要打死敌人，可是自己却躲在溝裏睡覺。這個模樣，你能打死誰呀？咱們一起走吧，我們教你殺敌人。瞧這個，』他摸了摸掛在腰間的馬刀。『比你的棍子強。』

小孩顯出貪婪的神情，把馬刀瞧了瞧。

『這傢伙可以給我嗎？』

『你好好兒的，我就給。』

兩個人的臉都陰沉沉的，一張很年輕，有着剛剛流過淚的痕跡；另一張又瘦又老，露着微笑。

將軍把瓦甘諾夫安頓在第二騎兵連，後來大概是他完全忘記了。一年以後，他才把他叫到面前，將自己那種能把人砍成兩半的精彩刀法作給他看，而且收他作了義子。在這整整一年的時光中，將軍神不知鬼不覺地注意着瓦甘諾夫的一舉一動。他越來越相信自己最初的推測，這小伙子身上的怒火，比其他被侮辱的靈魂燃燒得更強烈。

『反正自己得小心，阿達沙，』將軍又說。『你不会打一輩子的仗啊！你將來會很有出息的。』
我沒聽見瓦甘諾夫回答，只聽到將軍問：

『難道你還沒有逛够嗎？』

『沒有！』瓦甘諾夫帶笑回答。『沒法子開心了。他們嚷：「希特勒垮啦！」——立刻就從馬上滾下來。抽出馬刀來也沒用，想砍也幾乎砍不成了啊！』

瓦甘諾夫從爐炕後面走出來，解開衣帶，把氈斗篷放在條凳上。它像一隻休息的野獸，蜷伏在那裏。

瓦甘諾夫的身材很端正，很靈活，宛如柔軟的枝條。他很像一位執袴子弟，雖然他穿着平常的士兵服裝，而且相當舊，還有一些織補的小十字。這套服裝穿在他身上非常合身，很能適應他的每一個動作，彷彿這決不像公家發給的制服似的。

最初我只是看見一位身材長得很端正、很年輕的騎兵。後來，當我感到透過他身上每一個細胞的敏銳而熱情的力量像電流般發出來時，這才理解了瓦甘諾夫。

他那無比敏感的天性裏，蘊藏着激動的熱情，這並不顯露在他的言談和舉止上，而是顯露在細嫩皮膚下面微微波動的血液裏，眼內不由自主的閃閃光芒裏，上下移動的睫毛裏，在他很年輕的臉上閃而過的親切神態裏。

瓦甘諾夫從房子裏走出來，參加到跳舞的人裏去了。

『弟兄們，爲什麼無精打采的？』

『如果你可以，來樂一會兒吧，』奏手風琴的人回答。

『恐怕你拉不下去。』瓦甘諾夫慫恿說。

『當然，我們蒲斯可夫人，哪裏比得上你們里雅贊人呢！』奏手風琴的人拖長着聲音說，抬了抬頭，把手風琴的皮囊拉得長長的。這音樂師的靈魂彷彿受了委屈似的，嘆了一聲氣，接着一下子就發出生氣勃勃的聲音來了。手風琴响着，响着，一忽兒像微弱的呼吸，一忽兒又像捲來了雄壯而熱情的召喚聲。

瓦甘諾夫的眼睛醉迷迷的，他像投身到戰鬥裏那樣跳起舞來。他舞蹈時帶着一種親切的莽撞的樣子。

『來吧！』他對奏手風琴的人嚷道。

那人板起面孔，手指越來越快地撥着鍵子，搖擺着肩膀，心裏很生氣，拚着勁兒要和這位跳舞的人爭個勝負。

瓦甘諾夫跳到一位姑娘跟前，一隻腿的膝蓋篤的一声跪在地上。這姑娘有些難爲情，於是就走到場子上去，把一隻手舉到後腦上，另一隻手像防衛什麼似的在胸前抬起來，飄飄搖搖地在一雙腳蹲在地上飛舞的騎兵身旁舞着。

『加油吧！』瓦甘諾夫嚷着。

那姑娘慌慌忙忙地跟着他，好像悶悶不樂的母鴨跟在發狂的公鴨後面。

『紐什卡和他跳怎麼吃得消！』漂亮的主婦女兒說。